

溫瑞安 經營IP 點亮火頭 這是武俠最好的時代！

近年來，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絕對是內地影視圈的熱門詞彙。一個IP，可以在成功的運營下在影視、漫畫、遊戲、玩具等各個不同媒介的領域中發展。《甄嬛傳》、《瑯琊榜》、《盜墓筆記》，以及現在正在热播的《九州·天空城》、《幻城》、《誅仙·青雲志》等都改編自熱門IP。

這些大IP轉換出來的影視作品，因為本就積累了龐大的讀者群，輕鬆就能收穫數億的點擊率，讓投資方賺得盆滿鉢滿。但除了小部分良心之作，大部分都因為胡亂的改編、粗糙的製作讓觀眾直呼「不忍直視」、「辣眼睛」。

但與觀眾相比，最有苦說不出的，難道不是原著作者？

武俠名家溫瑞安早前出席香港書展時，就在講座和其後的訪問中談到了這讓人又愛又恨的IP熱潮。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武俠英雄者聯盟

「百年前英雄輩馬的地方/百年前壯士磨劍的地方/這兒我黯然地卸了鞍/歷史的鎖啊沒有鑰匙/我的行囊也沒有劍/要一個鏗鏘的夢吧/趁月色，我傳下悲感的『將軍令』/自琴弦……」敲着鼓，唱出詩人鄭愁予《殘堡》的節錄，溫瑞安的語調越來越激昂。這位與金庸、古龍、梁羽生並稱為新武俠四大宗師的小說家，熱血地奔上舞台，說：「我不會回憶，我六十五歲，還是要展望將來。」

有人說，武俠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大師的成就在前，難以逾越，對新生代的讀者來說，武俠好像是有些過時的熱心腸，遠沒有奇幻、仙俠等故事吸引。溫瑞安卻一點不擔心，「這是武俠最好的時代。」他說得斬釘截鐵，「中國的影響力在加大，全世界都看着中國文化。」而武俠，是最早衝進荷里活，最受外國人接受的中國文化。至於文類的劃分，有必要那麼壁壘分明嗎？「在還珠樓主1932年的書裡面已經有穿越時空了，是後來到現在才劃分仙俠、奇幻、武俠。這是自據為王，但可能未成王，反成寇。」

如果荷里活可以把他們的超級英雄經營成龐大的電影系列進軍中國市場，為什麼我們不能反進攻？「十二派掌門，功夫那麼多，各種不同的傳統。光是還珠樓主的《蜀山》那就看不完呀。而光是《資治通鑑》裡面講到的有關俠義的片段，也多得得。我們有那麼多的背景，那麼多的俠義故事，不能夠只拍出一部《聶隱娘》。」

精彩的武俠IP我們從來不缺，缺的是改編、運作IP的能力。不服老的溫瑞安，近年也一頭扎進IP熱潮中，全方位地經營自己作品的多項周邊產品。「現在各種IP在運作中，一年光版稅就四千萬。」他哈哈大笑，「我就是要

『利誘』你們來寫！」在他看來，現在是武俠最好的時代，而這時才剛剛開始。

IP改編的亂象

IP的改編大潮中，武俠是最受歡迎的題材，卻也是重災區。溫瑞安笑說，自己作品所改編的影視作品雖然有28部，更不乏票房上億者，但「沒有一部成功」。「金庸其實也是犧牲者，和我一樣。但我的悲慘是沒有一部有溫瑞安風格，金庸還有一些代表作，我則簡直是慘無人道了。其實電影中也沒有一部是他滿意的，因為怕怕拍得最好的《笑傲江湖II：東方不敗》，其實也是改得七零八落，我不相信他老人家會很高興。不過電影還是好看的。比較接近他原著的還是電視劇，因為可以發揮他細水長流式的故事。」

曾經做過電視台，擔任過電影公司的創作主任，溫瑞安深知對於作品的改編，作者、編劇可以掌握的少之又少，「文人筆桿鬥不過資本家。」他苦笑說，「所以比如《四大名捕》這個電影，在改編上面面目全非，但是怪編劇嗎？我不怪的。之所以變得不好，很可能不是因為編劇能力不足，有三個原因會促使他們破壞原著精神：一是如果要在導演和製作人面前拿到職位，必須證明他們比原作者更厲害更強。二是我們制度不如人。在荷里活，甚至印度、印尼，編劇是第一位的，甚至有權力選演員。第三，我們的編劇很多時候是用來補鍋的，導演突然要加拍一場戲，你就要寫出來；寫得很好又可能要改；有可能老闆想要用仰慕的女明星，你又要改，怎麼能寫好呢？」

在現在IP改編的大潮中，熱錢滾滾，有當紅明星小鮮肉加持，想要賺快錢太容易了。至於作品是否倒了觀眾胃口，是否能流傳，who cares？能撈一筆是一筆。溫瑞安說，如此下去，IP有很大的危機被炒壞。原本有潛力的作品經過無質量的改編，可能逐漸被厭棄，這是很可惜的。所以他近年來積極發展自己的公司，對自己作品的改編，不論是遊戲、影視、漫畫，希望能進行把關。「自己是注資者，就可

以話事。」

不久前上任成為中國微電影協會主席的他，也藉機培養、扶植未來的編劇人才。「希望用我們的力量，讓他們可以有受尊重的地位。」他說，「源頭是編劇要好，但是編劇好不在於他們只會創作，而是他們的努力要得到尊重。我了解得不到尊重的那種苦，小導演要幹什麼就幹什麼，隨意改。『你這麼厲害你拍呀？』光這句話就堵得作者和編劇有苦說不出。這句話是一個時代畸形的產物。作家最差還可以被買版權，編劇更慘，在底層，每個人都打壓。編劇地位不提高，中國電影沒有辦法提升。」

「我是個生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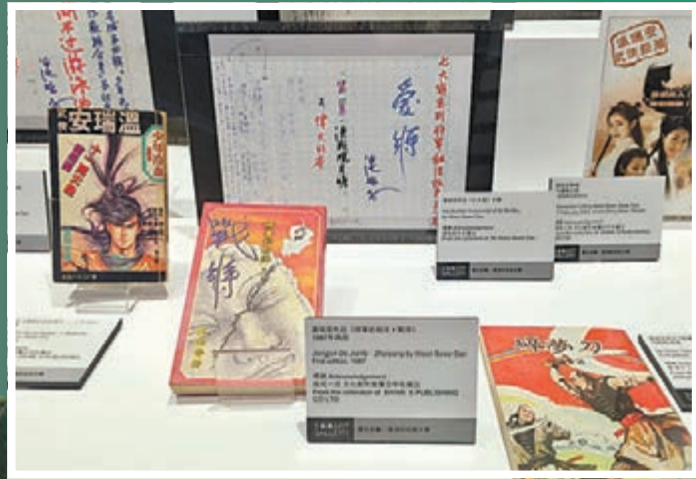
怎麼經營IP，要有商業上的考慮，也要有全局的種種部署。「所以作家很慘，要寫作，還要具備商業頭腦，懂得營運操作，甚至在網絡上種種的科技嘗試。你叫一個作家能做多少這種事？」

但他仍卯足了勁去做，積極發展遊戲、影視等各種方向的嘗試。「我的遊戲做得挺好，現在大概有5到6個，這兩年之內會增加到12到13個，很多人玩。最近這兩年，我自己可以策劃遊戲的劇本大綱，再由遊戲公司來推動，使得它不會背離我自己小說的原貌或者我的武俠精神。」

他稱自己的部署是「全盤作戰計劃」，「不要用一種方式來門死為止，這樣會消耗盡自己的能量。」IP發展要多線路，點燃不同的火頭，哪個可行哪個先上。燒起來的火頭對全盤有照亮作用，這才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關鍵所在。

「我以前做出版、做雜誌、開武館，現在還要做學校。都是全盤作戰計劃。但是一個人坦白做不了多少，誰叫我最有能量的時候運氣沒有到呢？錯，這是上天對我的恩厚，讓我坐牢，讓我流浪，給我那麼多困難，其實就是給我時間，讓我寫下我的IP啊。到現在，我儲備了900多本書，怎麼用得完？現在光是一個大綱就可以賣出幾百萬版權，收入的錢我正好可以投入去找人把劇本創作好。」

溫瑞安說：「我是個生意人，對不起。生意人真的要做得好的話一定要有很多的創造力，為什麼？因為賣的要是你所需的。真的好的生意人，是為了顧客的福利的。我希望我可以做到一點點。」



■書展中展出溫瑞安的作品及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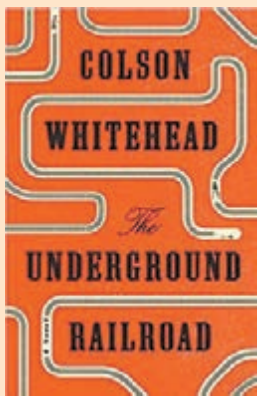
■溫瑞安

書介

圖文：草草

Underground Railroad

作者：Colson Whitehead
出版：Doubleday



歐普拉讀書俱樂部年度選書。南北戰爭前的喬治亞州，Cora是一名黑奴，過着水深火熱的生活。當另一名初來乍到的黑奴Caesar告訴她，有一條地下鐵路可以送她前往自由北方，Cora義無反顧地決定跟隨Caesar踏上這條危機四伏的逃亡之路。Cora與Caesar一路向北，原以為每到一站，就離自由近一些，但現實總是事與願違。兩人隨着地下鐵路穿梭各

州尋找自由，卻陷入一場猶如格列佛周遊列國般的迷航——Cora所到的各個州，都有其對黑奴的獨特看法與處置的態度。地下鐵路帶來的究竟是救贖，還是幻滅？前路茫茫的同時，還有受命前來緝捕Cora的Ridgeway緊追在後，Cora是否終能成功逃離黑奴身份的桎梏，成為自由的子民？自由是，當你越發勁盯着它看，它就會越快速地從你的眼前逃離……

小蘭齋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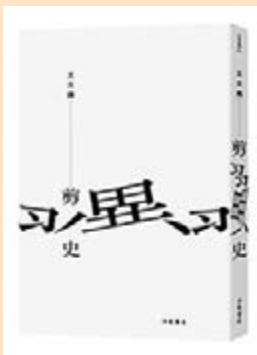
原著：江譽鏐(南海十三郎)
編者：朱少璋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傳奇身世即文章。哀樂浮生戲一場。綵筆未還歸夢醒，十三郎說十三郎。一代著名粵劇編劇家南海十三郎，生前編寫了超過一百部劇作，堪稱戲劇界傳奇。他的人生經歷曲折多姿，惟坊間對他的傳聞眾說紛紜，零碎之餘也未能驗證真確性。《小蘭齋雜記》收集並整理了南海十三郎由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親筆撰寫的四百多篇報章專欄文章，出版成三冊。編訂者更編寫前言、傳略等補充資料，加上多幅珍貴圖片，不論是研究香港歷史還是粵劇發展歷史的人士，皆可從中獲得不少有用材料。

剪翼史

作者：王文興
出版：洪範書店



《家變》7年，《背海的人》上下冊共23年……沿循一路以來千錘百煉、逐字敲打的堅定創作途徑，王文興最新力作、第三部長篇小說《剪翼史》，再度耗時13年（2003～2015），苦心獨行之下，終於完成。小說細述一位拘謹嚴毅的大學教授，面對雲譁波詭的半生困頓，寫校園、家庭、信仰、人生等，反映時代和現實，刻畫入微。其匠心獨運的凝練文字，抑揚頓挫，妙盡幽微，墾拓出一方瑰麗的文學新域，令人驚艷。適值洪範書店創立40年，鄭重推出這一家精構新著，特具意義。

浮生釣手

作者：奇戈契·歐比奧馬
譯者：陳佳琳
出版：大塊文化



2015年曼布克獎決選唯一新人小說。蜿蜒孕育小鎮阿庫雷的歐米阿拉河，曾被奉為神祇，但人們改信基督教後，開始將大河視為惡魔之地。亞古家的四兄弟，在父親離家到外地工作後，開始放膽探索阿庫雷的各個角落，包括早被人遺棄的歐米阿拉河——他們成為河畔的小釣手，偷偷度過愜意的釣魚時光，直到他們遇上經常預言悲劇的瘋子阿布魯……

這一回，阿布魯的恐怖預言瞄準大哥伊卡納，四兄弟單純無憂的生活也宣告終結……作者運用豐富的大自然意象與精彩的部族傳說，並穿插犀利精準的觀察，緩緩道出兄弟之間強烈的情感糾結，最後帶領讀者見證他們戲劇人生的最高潮。

《殘穢》：冤魂物業

最近看了竹內結子和橋本愛主演的日本鬼片《冤魂物業：殘穢》，電影版由中村義洋執導，他早年改編不少伊坂幸太郎的作品，近年改編過湊佳苗的小說《白雪公主殺人事件》。電影本身不算突出，驚嚇指數也不是很高，而影片改編自小野不由美的小說，令我對原著有幾分好奇。小野不由美不少作品已有中譯，她是推理小說作家綾辻行人的妻子，她的著作除了「十二國記系列」和《東京異聞》等奇幻小說之外，還有「惡靈系列」、《殘穢》和《鬼談百景》等怪談小說。

《殘穢》（以下指原著小說）的特色在於以小說作家的第一身身份出發，結合受凶宅亡魂所擾的受害者久保小姐（原著是編輯室作者，電影版就改為建築系大學生），兩個現代知識分子理性型女子，合作尋找凶宅的真相，小說以都市奇談的角度敘述故事，聚焦於歷史時間軸和居住空間軸，運用查案推理手段發展劇情，從當下一路上溯至上世紀、高度成長期、戰後期、戰前期、大正期，甚至十九世紀末的明治時代，而空間就由東京和京都擴大到九州福岡。

由此看來，《殘穢》的最大特色，在於回溯百年來日本的社會變遷，從這一角度看，小說對現當代的刻畫最為深刻，而面對愈遠的時代則下筆愈乏力，顯而易見作者對現當代的處境最有把握。舉例說，小說解說了日本泡沫經濟產生的原因，當然這些都是普通常識，但泡沫經濟形成的社會變革，卻可以融入小說的情節裡，在上世紀一章，明明泡沫經濟令土地收購變得熾熱，可是凶宅所在的岡谷公寓一帶的土地收購不太順利，顯然這裡有不尋常之處，但更重要的是泡沫經濟令社區瓦解，急速都市化令社群關係趨於淡薄，居民處於流動狀態，而土地的記憶、傳統和歷史隨之湮沒無聞，令小說的謎團一直未能輕易解開。小說對於社區斷層的描寫，與小說的內容恰恰相輔相成。

《殘穢》是相當典型的日式怪談恐怖小說，不解怨念是主要的核心，而小說點出，殘穢令火災、瘋癲、自殺、殺人、惡事等事接踵而來，像病毒擴散傳播。當怨念和罪孽在土地生根，哪怕時代變遷，還是久久不息，前有因後有果。小說比較獨特的卻是對怪談本身的理智思考與破解，例如「我」作為



書名：殘穢
作者：小野不由美
譯者：張筱森
出版：獨步文化

小說作家，從死亡事件想到怪談中「作祟」、「附身」、「呼喚」、「召喚」的說法，其實沒有人知道實際上是什麼意思，一切恐怕只是基於不停有人自殺的現實狀況而產生出來，不過是自殺者呼喚自殺者。小說中的小說作家，時而敘述，時而理性思考，但敘述推進故事畢竟是主線，思考為副線，但至少產生了多一個層次。

《殘穢》的結尾，留下了模稜兩可的終局，所有的人或多或少受到影響成為涉事者，包括作家本人和久保小姐，小說沒有留下簡單光明的尾巴，緣起是福岡的奧山凶宅，而一切只因一幅臉孔扭曲的貴族女性畫像，隨嫁妝帶到奧山家，而追溯至此也不得不告一段落了。《殘穢》的結尾卻是一切未明，怪事未曾休止，小說留下最後一句：「那棟房子仍舊是空屋。」這一句令人不禁浮想再三了。

文：鄭政恆 書評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